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日講春秋解義

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云名開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惠王十

周  
鄭  
齊  
宋  
晉

二年  
公十

齊

桓公二十五年  
○管仲為政

宋

桓公二十一年

晉

獻公十六年  
是年晉作三軍

衛

懿公八年魯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盧于曹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蔡

穆公十四年

曹

昭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宣公三十二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文公  
五年

許

穆公三  
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  
元年

楚

成王十一年○  
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  
公元年

吳

詳見隱  
公元年

越

詳見隱  
公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三十九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四

閔公

名啟方史記云名開莊公之子以惠王十六年即位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

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

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

謂弑君之賊已有鄧扈樂遂不及探刺隱

情竝誅

慶父

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

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傳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

子般閔公兄也

尊

之非君也

般未踰年也

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不書即位未行即位之禮也閔公甚幼豈能哀子  
般之弑而不行即位之禮必在國諸臣尚知大義  
亦幸慶父在齊猶能守禮而勿失耳記稱魯莊公之  
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蓋  
慶父歸自齊則犯義悖禮專行無忌莫可如何矣  
齊人救邢

左傳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

敬仲管夷吾

戎狄豺狼

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暱也

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

以安安比之酖毒

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引詩小雅斷章取義

言諸侯有事則書之于簡遣使執以告命告則須救故畏而不歸也

簡書同惡相恤之

謂也

同恤所惡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穀梁傳

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吳楚則罪中國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著其慢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著其怯兵者聖人所甚重至於救兵則書法

如此蓋周官大司馬職大合軍以救無辜伐有罪  
乃先王制軍詰禁之本義也邢以冬被兵桓公以  
春救或謂罪其緩過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十一月  
乃葬

穀梁傳

莊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

之矣

魯君之葬皆不踰五月之期惟桓公戕於齊故九

月乃葬昭公客死乾侯故八月乃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故也或乃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公羊穀梁作落落姑杜注齊

地在今山東東平州平陰縣界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

閔公初立國家

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

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傳

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來歸則國安故

之喜

穀梁傳

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之也

大夫稱名氏今曰子是貴

也之

其曰來歸喜之也

此舊史緣魯人之情賢季友而喜其歸故稱季子孔子因而不改以季友亦實有功於國耳落姑之盟傳稱請復季友閔公甚幼必魯之世臣尚有忠於謀國者陰告於齊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

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復季友而公次于郎以待之命出於齊桓則慶父不敢違而友得安然而返國矣或曰齊方厚陳而友託馬陳魯舊好故陳人為請於齊亦可通

冬齊仲孫來

左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湫仲孫名

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

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時慶父亦還魯

公曰若之何而

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  
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

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

間

擣貳

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

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霸王所用故以器為

喻

公羊傳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

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

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穀梁

傳

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  
其言齊以累桓也

仲孫之來齊侯使之也不稱使而曰來者非聘非  
盟名曰省難而實有窺伺之心則桓公之使臣不  
以禮而仲孫之奉命亦非義矣其不書名而曰仲  
孫亦因舊史之文也蓋仲孫歸有魯秉周禮君其  
務寧魯難之言而高子卒來盟以定魯魯人懷其



德高其義故與高子同不書名仲尼修經因之以  
著情實若以為春秋特文則季子高子之不書名  
為賢而仲孫之不書名為譏義無所處矣

附錄  
左傳

晉侯作二軍

初曲沃武公滅翼王命以一軍為晉侯見莊十六年

公將上

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衰

兄畢萬魏

以滅耿滅霍滅魏

耿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今山西河津

準祖父

縣東南有古耿城一名耿鄉城霍杜注永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今山西霍州西有霍城古霍國也三國皆

姬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士為曰天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

極又焉得立

位以卿謂將下軍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

伯不亦可乎

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適吳

猶有令名

與其及也

言雖去猶有令名勝于留而及禍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

乎無家天若祚天子其無晉乎

為晉殺申生傳

卜偃曰畢萬

之後必大

卜偃晉掌卜大夫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

盈數其必有衆

以魏從萬有衆象

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三

三 震下坎 之比 

上屯

坤下坎上比屯 初九變而為比

辛廖占之

辛廖 晉大

夫

曰吉屯固比入

屯險難所以為堅固 比親密所以得入

吉孰大焉其

必蕃昌震為土

震變 為坤

車從馬

震為車 坤為馬

足居之

震為 足

况

長之

震為 長男

母覆之

坤為 母

衆歸之

坤為 衆

六體不易

初一 爻變

有此六義 不可易也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

比合屯 固坤安

震殺故曰 公侯之卦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萬畢公之後傳為 魏之子孫衆多張

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杜注國名今山東沂水 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

陽小國齊遷其民於國中以為附庸而并其地蓋以戍遂而殲焉為戒也桓公逞其謀力并吞小國而不度於義理如此

附錄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

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

舟之僑曰

舟之僑虢大夫

無德而祿殃也殃將

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

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蓋吉祭也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成因而吉祭故譏其速

公羊傳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

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

據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今閏

公二年五月已

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

莊公薨至是適二十

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一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

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

稱宮廟也

時閔公以莊公喪在三年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

曷為未

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

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傳

吉禘者不吉者也

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不可為吉

喪事

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魯侯國而僭天子之祭雖用於周公之廟亦為非禮况羣公乎據經所書有事于宮廟無言某公者此獨書莊公蓋方祀於寢非宮廟也喪未三年而行吉祭一舉而犯大不義者二焉春秋之所謹也時祭有禘之名乃漢儒約春秋所書以為之說

而誤焉耳趙氏伯循辨之詳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卜齋魯大夫公即位年八歲知愛其傅而遂成

其意以奪齋田齋忿其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

公于武闈

共仲即慶父宮中小門謂之闈

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

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

之道也

穀梁傳

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凡君弑賊討則

書葬哀姜與弑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

公薨不地弑也不書葬賊未討也慶父既縊何以

謂賊未討諡為共仲而立其子為卿討賊之法寧

有是耶故不書葬以罪魯臣子之昧於大義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穀梁傳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罪降於文姜也  
齊女而奔於邾蓋身負大惡畏齊桓之討也魯桓  
見戕於齊經雖不書而莊公不書即位夫人孫于  
齊則君非正終而夫人與聞乎故可知矣閔公薨  
而不地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則賊由慶父而  
夫人與聞乎故可知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非其  
較著者與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 成季以僖公適邾

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共仲奔莒乃入立

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杜密

注魯地公子魚奚斯也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

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

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杜注魯

地 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 其日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書公子慶父出奔莒譏失賊也其縊不書何也不  
可以討賊之辭書又不可以自縊書故第書其奔  
以罪季友之失刑莒人之黨惡耳先儒多以慶父  
之死比於宋萬非也宋猶醢萬魯於慶父乃加恩  
禮焉季友忘君父之讎而市小惠其罪大矣

附錄  
左傳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卜楚  
丘魯

掌卜  
大夫

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在右言  
用事

間于兩社

為公室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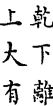
兩社周社亳社兩社  
之間朝廷執政所在

季氏亡則魯不昌

言  
季

氏之後當與魯國相存亡

又筮之遇大有



乾下離上大有之乾

乾下乾上乾大有六五變為乾

曰同復于父

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

父敬如君所

言其貴與君同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之

遂以為名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

謂高倭

何以不稱使我無君

也

時閔公弑倍公未立

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

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

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

南陽何氏休曰齊下邑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

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

是也

鹿門何氏休曰魯南城東門爭門吏門亦魯城門名

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傳

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魯人喜高僖之來故史不書名以貴之不稱使者

齊桓之使高子非有討亂扶危一定不移之計而高子能審大義定魯難以輔成君德保其令名故不稱使以明權在高子而著其情實也高子仲孫皆不稱名不言使而傳以為有子奪之異者仲孫言來以見其徒來覘魯而不能弭亂高子言來盟則扶危定傾之義著矣且仲孫來之後閔公再弑夫人孫慶父奔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比事以觀而奉使之情可見矣經書來盟而不稱使

者三高子恤鄰屈完服義獨華孫為貶蓋魯宗無  
事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以前後  
事跡考之則得其實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大軒

夫車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

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

玦玉玦莊子甯速也

曰以

此贊國擇利而為之

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

與夫人繡衣

曰聽于二子

繡衣取其文章順叙

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

驅孔嬰齊殿

傳言衛侯素失民心雖臨事而戒猶無所及

及狄人戰于榮

澤

榮澤杜注此榮澤當在河北與鄭之榮澤不同

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

去其旗是以甚敗

師之耳目在旗懿公既敗而旗不去故君臣俱盡

狄人囚

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

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狄人畏鬼故恐之言當先白神

乃先之至則

告守曰不可待也

守石甯二大夫

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

之又敗諸河

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



人使昭伯烝于宣姜

昭伯惠公庶兄  
宣公子頑也

不可強之生齊

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

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迎衛  
敗衆

宵濟衛之遺民

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

共及  
滕杜

注衛  
別邑

立戴公以廬于曹

廬舍也曹杜注衛下邑孔疏  
云當在河東近楚邱戴公名

申是年立即  
卒復立文公

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詩衛風許穆夫  
人痛衛之亡思歸唁

之不可  
故賦此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成曹

無虧齊桓公  
子武孟也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

狗皆三百與門材

歸遺也四馬曰乘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

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錦之熟細者三十兩三十疋也

或問孔子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不刪先儒揚時曰此著衛為狄所滅之由也故列於定之方中之前衛之淫恣醜惡乃禍亂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從之矣不書滅者狄雖入衛而未嘗據有其地衛雖舉國竄亡而宗社復立也

#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高克鄭大夫文

公惡之不能逐故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使帥師而不召

## 清人

清人詩鄭風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

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

## 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

## 惡其長也

長謂高克也

魚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鄭風清人序言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

義交責之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而克之奔陳不書何也諸侯專制國中生殺予奪惟義所在使高克罪不可逭請於王而誅之可也職事不共黜而退之可也姦邪不測放而逐之可也乃託為禦患使駐師境上日久衆散懼罪而自奔鄭伯之失政甚矣不書鄭伯而以國稱者當國大臣與其謀也

附錄  
左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臯落氏赤狄  
別種在晉之

東

里克諫曰

里克晉  
大夫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

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師帥

者必專謀軍

事宣號令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國政正卿

非天子之事

也師在制命而已

命將軍所制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

之

天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

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

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

天子天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謂居曲沃

教之

以軍旅

謂將下軍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

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

偏衣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

佩之金玦

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珮飾

狐突御戎先友為右

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御車申生以大子將上軍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

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罕夷御

羊舌大夫為尉

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尉軍尉

先友曰衣身之偏

偏

也握兵之要

謂佩金玦將上軍

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

慝

分身之半非惡意也

兵要遠災

威權在己可以遠害

親以無災又何患

馬狐突歎曰

歎先友之言為不知君心

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

章貴賤

佩衷之旗也

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當命以四時之始

服其身則衣之純

必以純色為服

用其衷則佩之

度

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

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

冬十二月閱盡之時

衣之尨服遠其躬也

尨雜色

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

遠之時以閱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

于社

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有常服矣

軍服韋弁

不獲而尨命可知

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

雜色奇怪非常之服

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

夫阻之

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曰盡敵而反

曰公辭

敵可盡乎

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

違去也

狐突欲行羊舌大

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

寒薄也

惡不

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

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

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

驪姬為內寵二五為



外寵奚齊為嬖子曲沃為大都故曰亂本成矣

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

之

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風聞成季

之繇乃事之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繇卦兆之占辭

而屬僖公焉故

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

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忘其滅亡之因

衛文公大

布之衣大帛之冠

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大布麤布大帛厚繪

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

方百事之宜

任能元年革車三

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衛文以此年冬立季年在僖二十五年蓋招懷逃散故能致十

衆倍之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日講春秋解義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  
兄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  
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十  
二年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齊

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  
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

公卒弟昭

公潘立

宋

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

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 晉

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子奚齊立冬殺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弑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三年惠公卒懷公圍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重耳立僖二十八年敗楚人于城濮合諸侯于踐土文公主伯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襄公繼伯是年敗狄于箕

### 衛

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元咺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 蔡

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十四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 曹

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  
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  
公歎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  
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公靖  
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  
一代世本燕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  
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杞桓三年來  
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傳竝不載何公  
今但當以左傳所載桓  
公及杜氏年表為正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  
年載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  
十六年傳見莒茲平公

邾

文公七年

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

許

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邠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始爵命也自邠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命諸

侯矣

楚

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公服楚召陵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

也僖二十三年子文使子玉為令

尹僖二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

七十二年

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  
公元年

越

詳見隱  
公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四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五

僖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

公

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

也

僖公者閔公庶兄

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臣繼君猶子繼父

穀梁 傳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未行即位之禮也在禮諸侯臣諸父昆  
弟故閔僖之嗣位不以兄弟相及為義而禮如子  
之繼父傳稱臣子一例明此義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曹伯公羊穀梁俱作曹師按下城邢書曹師則

此作伯左傳文誤也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公羊 傳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

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

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  
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

據叔孫豹次雍榆先言救今後言救者豹為臣當先通君

命此諸侯故先言次

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

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  
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  
可也

殺梁

傳 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

侯之意也

錄其本意

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

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

小國卿將稱人不得稱師稱師則是曹伯也

其

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

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

救不及事不足稱揚

不言齊侯也

救急辭也次緩辭也邢之患狄亟矣桓公合三國

之師兵力有餘而宥師聶北坐視其敝故稱師書

次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

國非拯急恤困之道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夷儀公羊作陳儀後同杜注邢地今直隸邢臺縣西有夷儀城俗謠

為隨宜城是也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

奔聶北之師

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遷之無所私取

夏邢遷于夷

儀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

意自欲遷

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傳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若非

宋人遷宿

滅不復見

#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

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是向聶北之師重言師者若不因前

事更來美齊侯之功也城邢也

諸侯救邢不亟邢遂奔潰書邢遷于夷儀而齊師

緩不及事之罪著矣復序城邢之師者以齊桓志  
義終有救患之功也蓋始緩於救邢聖人不以功  
掩過卒能城邢亦不以過掩功此春秋定功過之  
權衡也不曰城夷儀者邢既遷則夷儀即邢國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傳

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  
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

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傳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

加喪馬諱以夫人歸也

先書薨則似夫人至夷而死然後齊人以其喪歸諱言夫

人為齊人所殺也

其以歸薨之也

夫人薨不書地書薨于夷明不得其死也以歸之

義胡氏安國程氏迥皆謂齊以喪歸魯然以歸之

後越百七十日而喪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

者歸其國如杞伯迎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

者歸於魯如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以此斷之



蓋殺之於夷而以喪歸齊然後魯請而歸於魯耳  
不然何以言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  
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  
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

左傳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荆自莊公之世敗蔡伐鄭皆舉其號惟來聘改稱  
人至是伐鄭稱楚人者蓋時兵衆地大駸駸乎將

與齊晉爭衡諸侯畏之故舊史皆稱人而孔子不  
革俾論世者有考焉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公羊作打  
杜注宋地陳

縣西北有榿城陳縣今河南  
陳州州境有犂城即榿城也

左傳盟于犂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羊作纓杜注邾地  
當在今山東費縣南

左傳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虛丘杜  
注邾地

當在今山東費縣界魯有亂邾使戍虛  
丘公惡邾受姜氏故要其歸師敗之

殺梁  
傳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明魯  
之勝

楚人伐鄭齊桓召諸侯謀之將以救鄭此義舉也  
公與邾人同會未兩月遽以詐敗邾師於此見僖  
公無安攘之誠矣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  
乃既會而掩其歸師非禮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  
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鄆公羊  
作挈殺

梁作麗杜

注魯地

左傳 冬莒人來求賂

求遠慶父之賂

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

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

田杜注汶水北地定十年齊人歸鄆讎龜

陰田三邑皆汶陽也今山東寧陽縣境

公羊傳 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

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

謂拒慶父

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

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

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

入則殺矣奚斯不恐反命于慶父自南溪北面而哭

溪水涯時慶父

在汶水之北

慶父聞之曰嘻

嘻發痛聲

此奚斯之聲也

諾已

諾已皆自畢語

曰吾不得入矣于是抗軫經而死

軫小車

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傳

莒無大夫其曰莒挈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

給欺也

給者奈何

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

而相搏

搏手搏也

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

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

之道也

舍三軍之整饬身獨闕非慎戰之道

莒人受賤責賂而以季友主此戰書敗獲何也莒

固有罪魯若責以大義使自知不直而還師則善

矣至於兵刃既接又以詐謀擒其主將豈以禮止

亂之道哉王者之師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此

春秋之志也小國之大夫不名以獲於我故名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左傳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

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公羊傳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然則

曷為不于弑焉貶貶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傳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

殺同姓也

夫人身為淫亂與弑二君齊桓既正其罪魯人亦

當以大義絕之乃復請其喪而齊亦聽之書曰至  
自齊交譏之也孫邾薨夷皆書夫人姜氏而喪至  
則削其姓何也正其罪於臣子迎集之時示不宜  
以夫人之禮治其喪也使齊桓當日能拒魯之請  
即其死所而葬之則義得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  
楚丘在滑州今直隸滑縣東隋

衛南廢縣即古楚丘城也案此楚丘  
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建國謂之封衛蓋  
國以君死國滅故



言不書所會後也因魯後至不及會期故獨言城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

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

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

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

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

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仁謂存亡國道謂上下之禮

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而封衛功莫大焉春秋略而不序何也封國天子之大權非諸侯所得擅也

然則城邢何以序三國之師邢國未滅自遷而後  
城之無專封之嫌衛滅復封此非有天子之命不  
可書法所以異也或謂不舉諸侯者齊桓以伯命  
令諸侯各自受功魯奉齊命從本國往非與諸侯  
同行故不得書諸侯義亦可通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姜氏薨于夷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其誅絕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日葬書小君書諡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穀梁作夏陽晉始見經下陽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

在山西平陸縣東北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

伐虢

荀息晉大夫屈杜注地生良馬何休謂屈產為地名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泉垂棘地名

出美玉自晉適虢途出于虞故假道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竒存焉

宮之竒  
虞臣

對曰宮之竒之

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

不聽

親而狎之  
必輕其言

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

自顛軫伐鄭三門

冀杜注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  
冀亭在今山西河津縣東北顛軫

杜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在今山西平陸縣  
東北鄭杜注虞邑今山西平陸縣東北有故鄭城先

是冀嘗伐

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言虞報伐冀使病  
將欲假道故稱虞

虞至鄭也

強以說  
其心

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逆旅

客舍也言虢遣人分  
依客舍掠晉邊邑

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

之且請先伐虢

喜于厚賂而欲求竭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

也

晉主兵而先書虞惡貪賄也

公羊傳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

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

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

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

見謂見于

心也荀息素知獻公  
欲伐此二國故云爾

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

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  
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  
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  
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  
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  
公曰諾雖然宮之竒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竒知  
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

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  
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  
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  
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

還復往  
故言反

虞公抱寶牽

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  
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  
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  
國之君存馬爾



穀梁傳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

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

此謂璧馬之屬

彼不借吾道必不

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

藏之外府取之中廢而置之外廢也公曰宮之竒存  
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竒之為人也達心而  
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畧

明達之人則言必簡要愚者不悟

懦

則不能彊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  
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  
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竒諫曰晉  
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  
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竒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

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  
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  
矣

晉人為伐虢之謀主兵者晉也而先虞於晉以虞  
為首惡也晉非假道于虞不能越境出師而虞公  
貪賂為晉所愚忘唇齒之義戕兄弟之邦春秋蓋  
深罪虞之滅虢并以自滅也故先書虞師以著其  
罪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下陽既失則虢不能自

保號亡則虞不能獨存一邑也而重若國然變文書滅以見虞號之滅由於滅下陽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羊作貫澤江杜注江國在汝南

安陽縣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新息今河南息縣是也貫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今山東曹縣西南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

左傳 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江黃楚與國始來服齊

公羊傳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

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

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

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楚人伐鄭勢陵中原而江黃在楚東北境為其與國桓公謀楚不先服江黃則無以制其肘腋故因其遠來而與定盟服楚之慮周矣惟宋與盟不欲重煩諸侯也

附錄  
左傳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內奄豎貂也多魚杜注地名闕齊桓

多嬖貂于此始擅貴寵漏洩軍事為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

桑田杜注虢地

在弘農陝縣東北今河南靈寶縣西稠桑驛即其地也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

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

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

冬十月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不雨者勤雨也

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傳

冬楚人伐鄭闞章囚鄭聃伯

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張本

楚人兵勢浸彊比年凌鄭若非齊桓有召陵之舉則執宋公盟諸侯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書人書侵惡楚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

有志乎民者也

每時書不雨傳以為閔雨者以文公之篇自十有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以累時而後書者為慢於民事而不以不雨為憂則知每時而一書者為勤於民事而以不雨為憂也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若直書不雨則旱不必言矣



徐人取舒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泗州北

有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築舒杜注舒國

盧江舒縣今江南盧江縣西舒縣古城是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

易者無守禦之備

舒者楚之與國魯頌曰荆舒是懲則荆與舒比而為中國患久矣徐人取舒為齊桓撓楚也按徐偃始稱王故春秋外之楚敗徐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舒本附庸之國舊服於楚徐人取以自屬先儒以為滅而書取誤矣

六月雨

左傳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

曰旱不為災也

公羊傳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傳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周之六月夏正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得雨而大  
古者以是月雩則是月之雨尤為可喜先書三時  
不雨蓋未雨而閔憂民之憂此既雨而喜樂民之

樂君國子民之道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已循省  
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  
不雩而得澍雨盖天人相與之際其感通有不爽  
者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杜注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山東

陽穀縣東

北有故城

左傳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二年楚侵鄭故

公羊

傳

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

末者但言會不言盟

桓公曰無障

谷

無障斷川谷崑水利也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

無貯粟

有無當相通

無易樹子

樹立也無易

無以妾為妻

時桓公功德既盛諸侯咸從故不用盟但告誓而已

當立之子

穀梁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

委委貌之冠也端立

傳

端之服搢插也

笏以記事者也

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

按左氏謀伐楚也自北杏之會至是二十餘年諸

侯從齊然必待江黃再會而謀始定何也荆楚盛

彊憑恃險固雖合諸侯之師未易窺入其阻而制

其死命惟披其肘腋附從之國使之內附然後諸

侯聲罪致討楚不能無內顧之憂所以陘亭之師甫至而遽受盟也桓公欲蓄諸侯之力故江黃二會皆就近而與宋公主之先儒乃謂大會而未言鑿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子友穀梁作公子季友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

我也

穀梁傳

莅者位也

約誓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

其不日前定也不言

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謂舉國為主此

內外通例故重見莘孫來盟孫良夫來盟及荀庚盟之下

涖臨也受命而往涖非大夫之專盟也陽穀之會魯君未與故齊侯使人來尋盟而季友往涖以聽伐楚之期而受命焉經書涖盟者四惟此盟佐齊謀楚有輔霸之善非他盟比矣

楚人伐鄭

左傳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

孔叔鄭大夫

曰齊方勤

我棄德不祥

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於鄭矣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櫜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計也

附錄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

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

公懼

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為明年齊

侵蔡

傳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杜注楚地潁川名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鄆城

縣

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

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

馬牛風逸蓋未界之微事以喻齊楚遠不相干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召康公周

大保召公奭大公呂望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

履所踐履之界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至于無棣

穆陵杜注齊地今山東臨朐縣東南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無棣杜注齊地伏琛齊

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鹽

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溝爾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

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而不復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

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公羊傳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

其言次于

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殺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

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遂繼事也次止也

前此數會皆謀伐楚而兵先加于蔡蓋以楚勢方  
張稱兵遠伐楚人夙備以逸待勞未可以得志蔡  
近於楚帥八國之師以震之其橈敗可必也俟蔡  
既潰而後移師以向楚出其不意俾倉卒不暇為

謀而又先之以文告整兵次陘示齊無必戰之心  
楚有可從之道是以不戰而受盟也然陘亭之師  
實不足以懾楚故既盟之後滅弦伐黃陵暴如故  
但不敢復逞志於陳鄭耳

夏許男新臣卒

穀梁傳

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何為不地

內桓師也

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于外與在國同

諸侯卒于外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而許男但

書卒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蓋召陵地在潁川故遇疾而歸遂卒于其國耳傳乃謂實卒于師而不書易事之實以為褒貶春秋無是法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召陵杜注潁川縣也今河南鄆城縣東有召陵故城

左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屈完楚大夫如師

退次于召

陵

完請盟故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

齊

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不穀諸侯謙稱

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

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

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方城杜注山在南陽葉縣南言其險固以

當城池

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

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  
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

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

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

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  
鄭北狄謂狄滅邢衛至

于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

帖服

也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

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與桓公

為主序績也

序次也績功也桓公  
之功績莫大于服楚

穀梁楚無大夫

無命

卿也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

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

正也

臣無自專之道

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

也

來者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

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

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而桓公服楚之志

猶未大遂

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

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屈完書名氏蓋齊桓心畏楚彊因完受盟有辭以

退故假以為名也完不稱使以楚使如師本以觀  
齊之彊弱未嘗有必盟之意而其權在完也盟于  
召陵者退師召陵而後與之盟欲以禮柔楚也或  
曰前書屈完來盟後書盟于召陵而不列序諸侯  
與楚大夫為桓公諱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羊穀  
梁作袁

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

轅濤塗陳大夫  
申侯鄭大夫

師出于陳

鄭之間國必甚病

當有供給  
之費故

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



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  
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屣屣屣草其可也齊侯

說與之虎牢

虎牢鄭邑

執轅濤塗

公羊傳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

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  
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

澤之中

草棘曰沛漸如曰澤

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

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  
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  
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  
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  
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齊侯  
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轅濤塗陳大夫恐齊師歸取道於陳沮之使其東

行致悞軍道固可罪矣然齊桓不能反求諸已思  
陳人所以厭苦之故增修其德而遽執濤塗以逞  
其忿不特桓德之衰而管仲之器小亦於是乎見  
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齊人既執濤塗憤猶未平以黃江近陳故使魯及

二國伐之觀此則伐楚之師江黃不會蓋用之以為犄角之勢明矣或謂書及者蒙上齊人之文蓋齊及之也然考經所書他國再有事必書遂此不言遂實魯及之爾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公羊傳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

穀梁傳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重而至之此  
侵蔡伐楚不致侵者以伐楚事重策勲於廟故因  
其實而志之也

葬許穆公

穆公羊  
作繆

左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

加一等

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  
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

死王事加二等于

是有以袞斂

袞衣公服也  
謂加二等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後同霸國大夫會諸侯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左傳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塗

戴伯即公孫茲叔牙子戴諡也

濤塗既執復帥江黃以伐之合七國之大夫以侵之修怨為已甚矣伐楚之師陳實與焉其臣一謀之不協而陵暴之若此於楚則責之略而待之恭於陳則怒之深而報之過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五伯也

附錄  
左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

筮數故象

長數短

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

繇卜

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瑜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薰香

草猶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

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大子母言求食

大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敗而經

六日明  
公之惑

公祭之地地墳

墳起也

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天子天子奔新城

新城曲沃

公殺其傅

杜原款或謂天子子辭君必辯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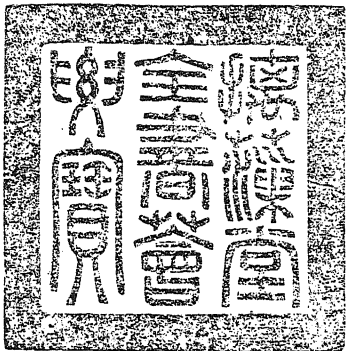
以六日之  
狀自理

天子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  
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天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  
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譜二  
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灝